

六盘山

编者寄语

《香山湖春色》,带着快乐的心情和发现美的眼睛,去追寻春天的足迹,感受美丽的春天。
《百里壮行任山河》,桃花年年盛开,信仰的种子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根发芽,生生不息……

溪畔桃林又着新妆,粉英叠翠间,似见当年星火点点,映得春衫与丹心同赤。此地丘壑藏忠魂,草木皆含情,千百年间,桃花开落如钟摆,摆不尽家国之大义,摆不散信仰之光。

昔年烽烟四起,革命志士聚于桃林之下,立志报国。彼时桃花落英缤纷,沾染征袍,恰如热血洒;风穿桃枝,簌簌作响,宛若壮士长歌。

以手问心,声震林樾: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,此身许国,生死无悔!”众士响应,声动云霄,信仰之种便在这誓言中埋入红土深层。此后数载,转战南北,多少革命烈士埋骨桃蹊,鲜血浸润的土地上,桃花开得愈发灼灼,似在诉说不屈风骨。

岁月流转,烽火渐息,而信仰之根早已深植。桃林旁,青石板路被行人踏得光滑,那是学子朝圣之路,是乡人敬仰之所。

春日里,常有老者携稚童立于树下,指点残碑苔痕,细说当年旧事:“昔有先生,身陷囹圄仍传革命真理,终为信仰捐躯;昔有农妇,冒死传递军情,血染桃花,堪称革命烈士……”

稚童仰首,眼中闪烁崇敬,信仰的微光便在这耳濡目染中,悄然点亮。

竹篱茅舍旁,老妪浣纱溪头,谈及革命烈士,指尖摩挲着褪色的香囊——那是先辈遗存,绣着“忠勇”二字,针脚间藏着未凉的热血。

书院窗前,少年朗吟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声透桃林,与革命烈士的心声相和。

春风拂过,桃花簌簌飘落,落在少年肩头,宛若跨越岁月的呼应;新枝抽芽,节节向上,恰似烈士精神凝聚的信仰之力,穿透岁月尘烟,愈发苍劲。

如今桃林依旧,热土情深。每到花期,四方游人慕名而来,观桃红似火,忆革命烈士风骨。有人拾花瓣入锦囊,愿携烈士信仰之力前行;有人植新桃于溪畔,赓续革命烈士忠义之魂。

桃花年年岁岁,开得热烈而执着,正如这片土地上的烈士精神,经风雨而不凋,历沧桑而弥坚。

桃蹊岁岁年年,赤心代代永相传。红色热土之上,桃花为证,信仰为魂。那盛开的不仅是灼灼花颜,更是革命烈士不灭的忠义;那生根的不仅是草木之根,更是民族脊梁的精神根基。

千百年后,桃花依旧会开,革命烈士的信仰依旧会在,生生不息,光耀千古。

且听风吟

海宝春来(外一首)

□ 占军

塞北风柔柳眼开,
湖冰解冻画船来。
银鸥点点穿云至,
翠影重重拂岸回。
塔映清波光潋滟,
莺啼暖树韵悠哉。
年年赴得春之约,
满苑生机入望催。

七律·游泸沽湖

跨越穿云访异乡,
摩梭古韵韵悠长。
山移水转琉璃净,
柳绿桃红锦绣妆。
桥卧草海承夕照,
舟载朝霞破苍茫。
莫问烟花何似似,
此心只向故人忙。

春草

□ 雷军

又一次
折返大地
给春天的田野
盖上一床厚厚的棉被
新芽转动脖颈
从沉睡中苏醒
伸展拳脚
迎接春天的到来
而春雪
不惜牺牲自己
用生命谱写一曲
春之歌

N 四季

香山湖春色

□ 刘国福

春日的“沙漠水城 云天中卫”,阳光正暖,微风不燥。市区的香山湖,不失为一个踏青赏春、放松身心、体味生活的理想之地。让我们带着快乐的心情和发现美的眼睛,去追寻春天的足迹,感受美丽的春天吧。

从市区到香山公园乘坐六路公交到站下车,就是公园的南门入口,步入园区,一片桃林映入眼帘。粉色的桃花就像一片彩色的云霞,飘落在湖岸和滨河大道之间。枝头的桃花,娇艳的粉色花瓣与白色的花蕊相搭配,显得那样清新,那样柔美,那样安静,使人不忍心靠近她,怕不留意会碰到她,伤着她,簇拥着的粉红花朵中,不时看见有一两个嫩绿的小叶芽探出头来。迷人的春光,含苞欲放的花蕾,张着桃红的笑脸,羞湿地躲藏在枝头,展示着她的风韵。

从南门口,顺着湖的左边,向东面廊道前行,走在廊道上,左转就能目视宽阔、清澈的香山湖。湖面如镜,碧波荡漾,粼光跃动闪着银光。湖中心有几只野鸭在觅食、嬉戏,水波划破了平静的水面,泛起圈圈涟漪,在湖面上扩散开来。水圈越来越大,一浪一浪向远处散开。一阵春风拂过,湖面波澜起伏,波光粼粼,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廊道两旁的杨树经过寒冬的洗礼,变得光秃秃的,在春风的轻拂下,枝头探出点点新绿,渐变为深绿。这时的杨树没有春花烂漫、夏果满枝的丰盈,但它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令人钦佩。进入园林腹地,弯曲的石板路纵横交错,沿湖岸延伸,一眼望不到边的各种树木,左右成行,挺拔笔直、星罗棋布、苍劲有力,像一排排守卫自然的士兵。沉睡了一冬的小草睁开双眼,伸着懒腰,投入春天的怀抱。它们不与百花争艳,默默装点着大地。不时有燕子掠过长空,呈现出春天灵动与活力的景象。

漫步这里,踏春赏花,呼吸新鲜空气,感到十分惬意,令人心旷神怡。忽见一群麻雀飞来,三三两两紧随其后,它们像一个个小精灵,落在枝头上轻柔地梳理着自己漂亮的羽毛。时而飞奔而下寻觅食物或相聚在一起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,似乎在叽叽喳喳讨论着什么……喜鹊也是林间的一员,它们不时飞来凑一下热闹,在枝头上飞来跳去,喳喳地叫上几声,好像向游人预报喜事和好运。它们的欢叫声打破了树林的宁静,给林间平添了几分乐趣。

怀着愉悦心情,继续向湖的东北方向前行,被一个银白色圆形框架物体所吸引,那是矗立在

湖半岛上的鸟巢,这里是鸟儿的乐园。美丽的孔雀,悠闲地踱着步,时不时地伸展一下开屏的翅膀,向人们展示着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吃饱的大白鹅似乎也不甘示弱,伸着长长的脖子,嘎嘎的鸣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天空。

不知不觉来到了湖的东头,看见一架高大的水车耸立在湖岸,很是吸人眼球。它古朴、典雅,好像一位大功臣默默地注视着游人,似乎诉说着自己的故事。来往的游客,遛弯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驻足观赏,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,争先恐后地与水车合影留念。这曾经为地方经济、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古老水车,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历史记忆。

站在湖的东岸,这里的树木更加茂密,南北纵横,占地面积很大。一棵棵大树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。树影婆娑,绿地绵延,设有许多观景、休息座位。曲折的木桥向南北延伸,长廊似巨龙,向湖外盘旋蜿蜒。这里视野极佳,远看东南面黄河大桥,天堑通途、车水马龙、奔流不息。

湖的北岸树种繁多,园林中有一片果园,花朵含苞待放,斜枝分散,错落有致,已经冒出嫩绿的叶片,预示今年会硕果累累,丰收时给人们带来丰厚的惠泽与恩赐。



山水

陶一清

N 百姓纪事

家风有味

□ 刘春

我的很多生活常识,都是从小听妈妈唠叨来的。那时候嫌烦,没少顶嘴,可走着走着才明白,妈妈说的都是实在理儿。

女儿到湖南上大学,室友们有不舒服的时候,女儿就给她们推荐简单的食疗方法,渐渐地,室友们都笑着说这是“全员抱团,集体养生”。没想到我也间接成了孩子们的家庭护理员,有问必答,心里满是欢喜。这一切,都要归功于我的妈妈。

妈妈不识字,是家里的长女,打小就成了“无声的负重者”。早早替父母扛起责任,成了家里的壮劳力;嫁入婆家,她又是长媳,孝顺公婆、恪守规矩,做到了“长媳”的本分。妈妈常遗憾不会织毛衣。可她给我做的

被子,我用完后女儿上大学接着盖;给女儿做的小棉袄,我至今珍藏着。年轻时光在岁月里熬煮,妈妈还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但凡吃过妈妈做的饭,没有不惦记的,家里时常有人上门蹭饭。如今我女儿长大了,还总念着奶奶做的筋道的拉条子、喧软的包子,那香味是一辈子忘不了的。

妈妈总说自己笨,斗大的字认了一个。可她培养的子各自安好;孙子辈里,出了两名研究生;大家庭枝繁叶茂,目前孙子、重孙辈还一块儿上学。

小时候我嫌父母的家教迂腐:见人要问好,端茶送饭用双手,长幼有序……直到后来学了《弟子规》,才发现这些规矩,早已通过祖辈口口

相传,深深融进父母的日常里了。孝道藏在她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牵挂里;温良流淌在长幼邻里的相处之中;“凡是人,皆须爱”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柔软可亲。不是书本里的教条,是家风的传承,是妈妈教给我们的“做人的本分”。

妈妈常说自己不善言辞,不会说什么暖心话。我们回家,她反复问:“饿不饿?给你做饭。”然后围着灶台转,把我们每个人的喜好都记在心里。我们离开的时候,她眼巴巴地,仿佛要把我们刻进骨子里。

转眼妈妈已经86岁了,已被岁月压得单薄无力,在家行走离不开助力车,端起一只碗都要颤巍巍地用尽全力。再也做不出那些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味道了。她曾经会的、不会的,都随着岁月慢慢流逝了。

但妈妈的味道,早已刻在我们心里——是灶台边的烟火气,是心存善良、播撒善种的家风传承,永远拿得出手,永远暖彻心扉,暖了我们整整一生。

N 足迹

百里壮行任山河

□ 张俊奎

4月3日凌晨,天光未亮。固原二中、弘文中学等学校的3000余名师生集结出发,踏上往返108里的红色征程,徒步前往彭阳县任山河烈士陵园祭奠英烈。这堂“行走的思政课”,已持续开展31年,累计3万余名学生参与,2025年入选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“十佳”案例。

凌晨5时10分,3000多双脚同时踏出校门。不是走,是踏。一步踏下去,带起细微的尘土,也踏碎了黎明前最后的犹豫。背包起伏,旗帜猎猎。没有人说话,只有脚步声齐刷刷地敲在柏油路上,敲在沉寂的小城里。前夜,许多学生第一次叠行军被,第一次往水壶里灌凉白开。母亲塞进背包的创可贴,父亲站在门口长久注视的目光,此刻都成了身后的风景。

他们要去的地方,76年前曾有一场血战。1949年7月,解放军席卷大西北。第一野战军

第19兵团64军直插任山河——这是通往固原县城的咽喉要道。鹦哥嘴和罗家山两座大山如铁钳般扼住中间的道路,马鸿逵部第11军在此构筑了纵深30里的野战工事。8月1日总攻打响,万炮齐轰,暴雨倾盆,山洪暴发。敌人诈降,营长中弹牺牲;尖刀连被困五米宽的沟里,暴露在敌人射程内。两昼夜激战,解放军以364名牺牲的代价,毙伤敌人1450人,打开了解放宁夏的南大门。100名烈士没有留下名字,最小的只有14岁,平均年龄18岁。

太阳升高,柏油路被晒得发软,砂石路硌着脚底板。有人脚上起了泡,一瘸一拐地咬着牙走;有人把背包带子勒进肩膀,换只手提着。队伍像一条流动的河蜿蜒在旱塬上。互相搀扶,分水给同伴,替体弱者背包——这些平素看不出情谊,在汗水里变得透明。108里,不是数字,是一步一步量出来的疼和坚持。沿途,家长和群众自发在路旁递水和鸡蛋;交警凌晨四点上岗全程护航;医疗、消

防、应急等部门协同配合。这已不是一所学校的“吃苦教育”,而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。

四

陵园到了。300多块墓碑静默地立在山坡上。没有人说话。学生从背包里取出白纸巾,弯下腰,一遍又一遍地擦拭,擦去尘土,擦净碑面,擦亮铭刻的名字。有人蹲下来拂去碑前枯叶,露出刚冒头的草芽;有人摆上路上的野花;有人把模糊的字描了又描,描到眼眶发红。一名女生在“无名烈士”碑前站了很久,轻轻拂过那个“无”字——她忽然明白了,“有名”不是刻在石头上,而是刻在后来人的心里。

陵园里,一位曾参与整理和安葬英烈遗骸、在此工作近30年的老人,望着又一批来祭奠的师生,眼含热泪:“参加的人越来越多,革命精神后继有人,英烈们一定很欣慰。”

五

夕阳西斜,队伍踏上归途。还是来时那条

远处的市政大楼雄伟壮丽,市区内高楼鳞次栉比,呈现出一片盛世繁华的景象。

我们走走停停,游园赏景,上午9点多入园,游了近3个小时,踏遍大半个公园。人也走热了,额头有点出汗,抬头看天,红日当头,再看时间,已过12点。湖的上空有几只白色的海鸥,展翅低掠,在湖面盘旋,寻觅食物。向湖的西面远远望去,湖半岛有个大型儿童游乐场,高高的滑梯一直连到沙滩,有跷跷板、秋千、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。孩子们聚集在一起,跳上跳下,玩得特别开心,欢声笑语响成一片。

香山湖不仅是中卫人休闲、娱乐、健身的最佳去处,也深受外地游客青睐。初春的香山湖,虽然没有百花盛开,但是春寒乍暖,万物初醒。在春天的孕育下,带着秋收冬藏的能量,经过了风霜雨雪的考验,慢慢地会变得更加美丽妖娆。万物复苏,草木初萌,在春日暖阳的沐浴下,景色格外绚丽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香山湖公园是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卫市重要生态屏障,融合了“山水林田湖草沙”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。它是中卫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,也是标志性旅游景区,是一张亮丽的名片,更是中卫人的骄傲。

N 灵犀

漂流的苹果

□ 郑玉超

村西有条河,七八米宽,水流并不急。春天,岸上长满嫩白的毛尖草,绵软香甜。幼时,我们常躺在青青的河岸上,望着天空悠悠飘过的白云,不着边际地想着心事。

夏天,小河给了我们太多的乐趣。水下,暗青的、淡白的、浅紫的水草窄窄长长,招摇着,像舞动的彩练,鱼儿们旁若无人地穿行其间。

第一次见到河面上漂来的苹果时,我们很是惊喜。那只苹果泛着红晕,在河水里上下浮沉。毛孩扎个猛子,那苹果被稳稳地抓在手中了。

“看,还好好好的咧。”毛孩喜不自禁。

苹果有个虫窝,可他毫不在乎,“咔嚓”咬了一口,连我们都感觉到唇齿含香了。然后,他游到我的身边,将苹果塞给我。我不好意思地咬了一口,真香!脆脆的,甜到心底里。我又将苹果递给三儿。一个坏苹果,一人一口分享着,我们的心底盛满快乐。

从那以后,运气好时,我们不时从河里捞出苹果,有烂掉半边的,有被啃了几口的,还有被虫子咬得伤痕累累的——虫子甚至来不及脱身,就连同苹果一起顺流而下。等到我们手中时,虫子早淹死在苹果里了。

河水渐渐变凉,水面上的苹果越来越少,终于,一个也找寻不见。住在河边的守华表叔喜欢贩苹果。起初,我们疑心他的苹果是从河的上游打捞来的。问他,他微笑着摇摇头,“你们这些孩子,都把叔看成啥人了?”

那时很贫困,人们吃的苹果多是用玉米棒兑换来的。我们常去队里收获过的玉米地里,搜寻被遗失的玉米棒,然后,喜滋滋地送往表叔家。

庄子里,到处弥漫着甜丝丝的味道,那是守华表叔家飘出的苹果气息。每次从他家门前走过,我们都会下意识地震动鼻孔,他不时会大方地送我们几个。我常舍不得吃,收藏着,直到慢慢变软。

一晃多年过去了,河流早已干涸荒废,守华表叔也已不在了。可那些快乐的往事,一如河上漂流的苹果,至今仍浮在我的记忆里。

路上的人却不同了。脚上的泡破了又磨,背包轻了些,心里却沉甸甸的。回望纪念碑,越来越小,隐没在山谷里。但每个转身离去的人,都背着什么——不是行囊,是那300多个名字,是那一面被山风吹拂了一天的旗帜,是拂晓时踏出校门的那一步。

固原二中党委书记何成江说:“不管时代如何变,这样的思政课,我们都要继续走下去。”队伍进了城,华灯初上。校门口,家长们在等待。看着这些灰头土脸的少年,有人微笑,有人落泪。少年们轻轻放下行囊,望着彼此——他们知道,从今后,再没有什么路走不过去。

31年,3万多双脚,叠加在固原到任山河的108里山路上。这条路,从黑发走到白发,从少年走向信仰。它不是一次春游,而是一场精神的成人礼。当一代又一代少年用脚步丈量先烈用生命铺就的道路,他们丈量出的,是一个民族对英雄最深的铭记,是一个国家未来最坚实的根基。任山河的桃花年年盛开,而信仰的种子,已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根发芽,生生不息。

六盘山副刊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nxrlps@126.com